

# 陕西工人报

2025年5月  
**31**  
星期六  
乙巳年五月初五  
陕西省总工会主办  
陕西工人报社出版  
1950年2月7日创刊  
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 
CN 61-0015  
邮发代号51-7  
复字第9062期  
今日**4**版

## 文化周刊

### 半担炊烟半担春

翁军

金州非遗，汉水逶迤。“凉、凉凉的、凉粽子……”抑扬顿挫的叫卖声，回荡在城市一隅。剥开“豹纹”，浇上一勺琥珀般诱人的蜂蜜汁，恍若凝固了惬意的时光。深褐色的笋叶糯米粽，眯一眼，便勾起了路人的满腔馋意，念一句，更成了游子的魂牵梦萦。

有人招呼，便停下脚步，陈家大爷的竹扁担撑起半边褪色蓝布篷，菱形的笋叶粽子堆叠如山，透着温润的光泽，隐约可见的糯米，宛如莹白白玉。在粽子摊边吃粽子，别有一番景致：性急之人，囫圇吞枣，瞬间暑气即消；性缓之士，细嚼慢品，咬出春的味道。朝阳门外，陈家大嫂手法娴熟地将笋叶泡软，轻巧地叠成尖角窝，填入圆润的糯米。夹沙粽的赤豆沙，需经石臼“三捣三筛”，糯米也要用清水“三蒸三浸”。塞馅时，她用拇指在米堆里轻轻一摁，那动作，恰似在为糯米点上一枚朱砂痣。粽绳在齿间一咬，手腕腕绕间，棱角分明的粽子便稳稳立在箩筐里。

灶台边，男人们劈柴烧火，大铁锅渗出的米浆，在烟熏火燎的烘烤下，渐渐变成金黄的锅巴。陈家大爷则专注地用祖传铜勺调蜜纹，时光在搅动间变得黏稠，舀起的细丝能挂住整个晨光。

粽子开笼时，是孩子们最欢欣雀跃的时刻。笋叶的清香撞开蒸腾的热气，裹着红豆沙的糯米，甜浆顺着艾草枝缓缓流淌，仿佛在谱写一曲甜蜜乐章。街坊邻居端着碗来买粽子，总不忘叮嘱一句“多来点蜜汁儿”。

五月初五，艾叶飘香时，老安康城的热闹不仅在于粽子，还在那激烈的龙舟竞渡。锣鼓喧天，旌旗招展，汉江似乎丢掉了往日的矜持，彻底沸腾了，观众们摩肩接踵，翘首

以盼，脸上洋溢着由衷的兴奋和自豪。龙舟上，选手们身着华丽的队服，眼神坚定，手持船桨，蓄势待发。随着一声嘹亮的号令，如离弦之箭冲出起点，两岸的呐喊声、助威声汇成一片欢乐的海洋。与古时祭屈原的仪式一脉相承，老辈人在江边虔诚缅怀先贤，将粽子投入江心，高声呼喊“屈子魂归，汉水长清”。

从子夜到黎明，蓝色火苗轻轻舔舐锅底，糯米香与柴烟相互交融，连那凹凸不平的泥巴路都被烤得发烫。一副小小的挑担养活了三代人，既温暖了无数人的胃，也煨出了无数难忘的味道。陈家粽子鼎盛时，一季能卖出八千多个，够小半年的零花钱。

日头渐高，走街串巷的吆喝声渐行渐远。躺在超市冰柜里的真空粽子，裹着塑料膜，印着条形码，一切都变得标准化、工业化。看见老人扫码支付时颤抖的指尖，而那满满情怀的手工作坊，却挥手惜别在远方。

岁月浸润的扁担依旧歪斜在老地方。陈家粽子衍生出马家粽子、刘家粽子……蜂窝煤换成了煤气灶，唯独那柄熬蜜的铜壶，始终未变。

清风徐来，铜铃摇曳，低头捋粽子的小伙，发梢垂在蒸腾的热气里，随口说道：“现在哪找得到老糯米哟。”粽子桌上莲花镇邪、喜鹊衔枝纳吉的雕纹，浸着几十年的糖霜，桌子腿已被顾客的裤脚磨得锃亮。

暮色漫过城墙，竹扁担的影子缓缓爬上青砖。左边筐里还剩三个粽子，右边筐里，盛满着三十载的光阴故事。

端午褪去春的羞涩，却将春的萌动珍藏。半担炊烟散在风里，剩下半担隽永春色。某个孩子咬开粽角，烟火味和笋香一同慢慢融化，难忘的味蕾，隽永在心尖。

### 最柔软的牵挂

唐艺霖

端午的晨光漫过城市天际线时，空气中已浮动独特的芬芳。我像往常一样踱步至菜市场，却被扑面而来的节日气息撞了个满怀。远处河畔传来龙舟赛的锣鼓声，隐约而激昂，似在为这座城市奏响端午的序曲。菜市场里，琳琅满目的时令蔬果鲜艳欲滴，却不及艾草与粽子的清香夺人魂魄。菖蒲、鱼腥草、车前草等草药或捆扎整齐，或随意堆放，诉说着“端午百草皆为药”的古老智慧。热气腾腾的摊位前，豆沙粽的甜香、鲜肉粽的咸鲜、蛋黄粽的醇厚交织升腾，勾得人味蕾发颤。

穿梭在烟火氤氲的街巷，我挑选了新鲜蔬菜，又以一元一把的价格买下艾蒿、菖蒲和车前草。返程时发现，行人手中几乎都握着一束带着晨露的草药，仿佛这是端午赠予人间的特殊信物。路边，几位银发老人正踮脚将艾蒿与菖蒲斜插门楣，动作轻柔而庄重，似在守护岁月的安宁。老人们常说：“今日艾草插门扉，蚊虫秽气不近身。”这份对传统的坚守，在钢筋水泥间竟也生根发芽。

一位挎着竹篮的大娘瞥见我手中的艾蒿，热情地上前辨认：“姑娘，艾蒿的真假一闻便知。假艾蒿有柴蒿、水蒿之分，唯有真艾蒿带着特殊的浓香。”她将自己手中的艾草递来，浓郁的草本气息裹挟着阳光的暖意扑面而来。待确认我买的是真艾蒿，大娘又指着车前草笑道：“走，我带你去挖最新鲜的！”穿过小区，后院草坪上成片的车前草在风中摇曳。大娘掏出小铲子：“专挑大株的挖，小的留着延续生长。”望着她认真的模样，我忽然懂得，这代代相传的不仅是草药，更是与自然共生的智慧。

记忆的潮水漫过童年的堤岸。乡村的端午总在破晓时分苏醒，父母说沾着晨露的百草最具灵气，能护佑一年康健。于是每个端午清晨，我或牵着老牛踏入晨雾弥漫的草甸，任牛儿啃食青草，自己则在齐膝的草丛中穿梭；或挎着竹篮寻觅猪草，直到裤脚沾满晶莹的露珠，整个人都浸在青草与泥土的芬芳里。那时的我们，在晨雾与朝阳的怀抱中，与自然完成一年一度的亲密约定。

住进城市后，这般肆意亲近自然的机会愈发珍贵。恍惚间想起某年在汉江畔的“寻艾”闹剧。那日我早早赶往河边，见洲上蒿草疯长，却难辨艾蒿与柴蒿。待抱着一大捆“战利品”返程时，菜市场的老农笑喊：“那是假蒿！”可我偏偏错就错，把它们当作翠绿的花束捧回家。途中遇邻居大娘求要几枝，便大方予她。“管它真假，今日百草皆成药！”我们的笑声惊飞了枝头的麻雀。那束假艾蒿在门楣上静静待了半年，见证了平凡日子里的诗意与豁达。

儿时端午节，是孩子们翘首以盼的盛宴。农忙暂歇，父母的眉间满是笑意。父亲会用雄黄酒在我们额头点上“王”字，在耳际、鼻孔轻抹，再递来一小盅：“饮了这酒，百虫不近。”如今，城市里的端午节愈发热闹，龙舟竞渡的呐喊声、粽香四溢的街巷、花样翻新的节庆活动，勾勒出时代的繁荣。可每当艾草的清芬萦绕鼻尖，记忆深处的乡村端午便鲜活起来。那时的质朴与纯粹，人与自然的默契，家人围坐的温馨，早已化作心底最柔软的牵挂，在岁月长河中熠熠生辉。

### 矿区粽子香

张桂英

清晨天还未亮透，晨风裹着湿漉漉的麦浪掠过田野，勤劳的乡民拉着一车车带着露珠的粽叶和艾草来到城里。我听到楼后早市上此起彼伏的叫卖声，仿佛又回到了久别的煤矿。

清晨被窗外的喧闹声叫醒，我趴在窗台上看着楼下河边的早市人头攒动，一个个刚下夜班的矿工、矿嫂在艾香氤氲的晨雾里讨价还价，青翠欲滴的粽叶、毛茸茸的艾草枝、雪白的糯米和又胖又大的红枣整整齐齐地列着队，大家兴高采烈地挑选着，准备为家人包一锅香喷喷的粽子。多年前的情景清晰如昨。

矿区的端午节最热闹，工会每年都会隆重举行慰问矿工一线职工活动，那些年我和女工家属一起为矿工绣鞋垫，织平安红腰带，缝制五颜六色的香包。来自五湖四海的矿嫂，总是把各地独特的传统文化和端午习俗巧妙地结合起来，融入矿区的节日文化盛宴。陕北的嫂子会包精致的大粽子，四川的嫂子能绣一手精美的十字绣，陕南的嫂子会缝香包，大家齐心协力为矿工兄弟准备丰富多彩的端午节慰问品。

绣鞋垫最费事了，心灵手巧的姐妹会把“平平安安、吉祥如意”等字样一针一线绣在鞋垫上，祈愿矿工兄弟平安顺遂；香包里装

上香草、朱砂、雄黄等药物，寄托驱邪避祸、保平安的美好心愿。大家把祝福都倾注在一个物件中，手被针扎破了，依然你追我赶比谁的绣品更漂亮。

协管大姐长屈文菊嫂子最操心，包粽子要在端午节头天包，她前两天夜里就带着姐妹们泡米、洗粽叶。一大早，矿嫂们踩着露水来敲公寓楼的门，年龄最大的王嫂用围裙兜着自家院里新摘的黄杏，枝叶还凝着昨夜的露珠，咬一口酸酸甜甜，惹得人口水直流。七八双手在大盆里翻飞，她们把泡得发亮的糯米裹进粽叶，三两下一个大胖粽就成型了，吵吵闹闹中说起各自老家的粽子：皖南的咸肉粽要放板栗，陕北人定要裹颗大红枣……

端午节清晨，大家把传递女工家属温暖的爱心甜粽、鞋垫、红腰带和香包送到井口，吸引了全矿职工的参与。井边的空气里混着甜粽、香包和煤尘的苦涩芬芳，那群快乐的矿嫂服务队用真情真意送上关爱和祝福，让远离故乡的矿工兄弟感受到了家的温暖。

矿区端午的粽香里掺着煤尘气息，如同父辈们深埋在千米地心深处却始终昂扬向上的信念，在记忆深处蒸腾出炽热的温度，淳朴、清甜而又厚重，那个独特的味道至今让我怀念。

1  
面对两千多年的这个节日  
显然，我已渺小得  
抵不住粽子中  
一粒糯米的新鲜  
和悠长的甜香，无论吃多少次  
依然体味不尽粽子里  
那些埋藏久远的  
传说和古老的忧伤

2  
在老家，端午节做香包  
是流传已久的习俗  
朴素而不乏崇高  
即便是贫穷的时光  
一枚香包的淡淡清香  
也足以让人变得纯粹而快乐  
连饥饿也可以  
暂且忽略，或者忘却

3  
在母亲面前  
我永远也无法长大  
每年端午时节  
她总不忘给我一个  
小小的香包  
那一刻，弥散的那个香啊  
迅速抚平密密的皱纹  
过往的岁月很快过去  
我轻而易举，会成为  
充满梦想的孩子

4  
美好常常如此朴素  
比如，端午时节  
在进家的门楣上  
插上一枝艾草  
意义悠远而韵长  
这让人珍爱的平凡的草啊  
你诗意的香  
凝聚着天地的精华  
年年岁岁，安抚了多少人  
朴素的期许和愿望

5  
雄黄，多少有点神秘

### 端午情思

李永刚

小时候，每逢端午节  
大人总会给我们的耳朵  
抹上淡淡的雄黄  
驱邪也罢，保佑也罢  
古老的想  
不可动摇  
世上一切美好的祈愿  
也许就是这么简单

6  
端午，我和你一样  
都会想起一位  
“犹离忧也”的伟大诗人  
跨越两千多年的时空  
我向他深深鞠躬  
江离与秋兰，宿莽与菌桂  
薜荔与芷荷，芳芷与杜蘅  
这些高洁得不能再高洁的香草  
早已结伴而来，长满了我  
举头仰望的心灵  
就在汨罗江边  
他和自己的白马  
已仰天长叹了许久  
时光的高处，高高矗立着  
他凝固的身影

### 青箬与鼓声的千年对白

吴源极

江心泛起第一缕晨光时，龙舟的鳞甲已在薄雾中翕张。木桨切开水面，波紋里浮出青铜器上的夔龙纹，两千三百年的鼓声正从青铜鼎的裂缝渗出。渔人收网抖落星子，却捞起半片沉江的楚简，残破的篆字在涟漪里游成蝌蚪。

药铺门前的苍术遇见雄黄，两种苦味在石臼中结盟。菖蒲剖开端午的风，艾草香漫过青苔斑驳的堤岸，像屈子舒展的竹筒被重新装订。酒肆檐角的葫芦突然摇晃，雄黄酒在陶碗里旋出微型漩涡，吞没了所有瘟神与蜈蚣的倒影。

正午的市集是场流动的祭祀。荷叶包拆开时腾起白烟，糯米裹着落日色的咸蛋黄，恍若楚地先民供奉河伯的稟盛。卖香囊的老妪将朱砂填入丝

络，五毒图案在日光下褪色，竟与帛画上的神兽轮廓重叠。孩童腕间的五彩绳解开，飘向云端的刹那，化作《山海经》里失传的虹霓。

古戏台的梁柱突然震颤，演《招魂》的伶人甩出水袖，惊飞瓦当上栖息的鸣鸟。铜钹声震落祠堂匾额积尘，露出被蠹虫啃噬的“端阳”二字。扎纸匠新糊的艾人怀抱桃木剑，衣袂却浸满江水咸腥，仿佛刚渡过整部《九章》。

子夜时分，河灯列队游向江心。烛火在墨色水面写下《天问》的残句，又被暗流揉成发光的丝絮。有人看见粽叶沉浮处浮起蛾冠，衣带当风的身影正拾级登上月光，而所有未及靠岸的龙舟，都成了缀在汨罗江衣襟的盘扣。

### 端午花事

宋小娟

有一种花在每年端午节前后开放，古人过端午会将它插在瓶中，用以驱鬼辟邪，称它为“端午花”，因原产于四川，故名蜀葵。蜀葵的茎秆高大如高粱，林结就是高粱秆子。农家人就亲切地叫它“林桔花”。由于花形像传统乐器铜锣，对击能发出“咣咣”声，有些地方也叫它“咣咣花”。

童年的老屋，奶奶喜欢在房前屋后种植蜀葵，这种花易活，很快就成片地开花。花朵颜色丰富，有大红、粉红、紫红、白色等，远远望去，好似闯进了五彩斑斓的花海。

古籍《尔雅》记载了蜀葵的另一个名字“蒿”，《辞海》解释这个字是“蜀葵”，一种草本植物，花供观赏，根入药，所以说蜀葵全身都是宝。蜀葵的叶、花、籽均能食用，叶和花可凉拌、煲汤或炒食，叶要采未开花前的嫩叶芽，花要在上午采白色的鲜花，种子要嫩时生食。养生古籍《遵生八笺》中记载了一种蜀葵花饅的具体做法：采白色蜀葵花，只取花瓣，不取花蕊，洗净，蘸上面糊，温油炸了吃，入口酥脆，细品鲜美。

小时候我们会采摘蜀葵像算盘珠一样的种子吃，剥开外面的绿皮，里面白白嫩嫩的籽儿围成一圈，吃起来咔嚓咔嚓响，口感是黏黏的，只有一点点的甜，带着淡淡的草木气。

蜀葵，为我们展现出“花开锦绣”的美景。花枝亭亭玉立，身材修长，花朵既大又艳，如若云锦，典型的“美人胚子”，而且此花一般都是数枝紧挨在一起，好像一个美人组合，联袂出场。没有开花前，它像肥硕的野草，长势非常急迫，仿佛为了赶场子。生出的叶片又肥又大，形似南瓜叶，却比南瓜叶更肥硕，也更葱翠。它的枝条笔直挺立，不像其他花蔓柔弱娇气，更不像一些“名花”故作妖娆。蜀葵“自带流量”端庄、诚恳、俊俏，给人一种淡定而纯净的美。

蜀葵一开开花，一边努力拔节，在每个节点上“预留”花苞，一朵接着一朵。蜀葵是平民的花，从城市到乡村都有它的身影。到了秋季，枝叶枯萎后，种子就落到地上，历经一整个寒冬，来年春天，会萌发更多的幼苗。

### 难忘乡情

徐志

端午节前，各大商家卖粽子的广告宣传也多了，挂艾草、佩香囊、赛龙舟等一些文化习俗活动也在悄悄准备着。我观察现代都市忙碌的人们，发现更多人是在享受端午放假这件事情，“这是上半年最后一个假期”“终于可以多休息一天了”“借此可以回老家了”等等，同事们的感慨不绝于耳。

对于在农村长大的我而言，一说到端午节，脑海中就是麦浪翻滚，一片丰收的景象。在我的记忆中，老家青岛的端午节和麦收基本是连在一起的，就像清明节要种花生、中秋节要落花生、国庆节要种小麦一样，节日与农事、劳动是紧密相连的。离开家乡多年，这些已成为一种遥远又清晰、苦涩又幸福的记忆。

说起端午节，自然想到母亲。端午未至，母亲就会提前忙活起来，因为端午节那几天，收麦是家中大事，没时间给大家包粽子，但也会吃上提前包好的粽子，收麦的干劲立马倍增。母亲多次带我到集市上购买榭树叶，像一把把小扇子，煞是好看。家里穷的时候，母亲曾用用过的没有损坏的榭树叶清洗、晾晒，留存并二次使用。记得包粽子的时候，要把粽叶、糯米，还有一种黄米提前泡一夜，粽叶包裹糯米，里面放上一些花生或者大枣，折成长方体，再用稻草缠好，粽子便包好了。榭叶香、糯米甜，煮粽子的锅中再放一些鸡蛋、咸鸭蛋，香甜湿润，美味至极。

长大后，为了生计，我辗转过几个城市，母亲每年都会提前包好粽子，给远方的我们寄过去，收到粽子的那一刻，满满的都是乡情，更是母爱。后来，母亲听说大孙子爱吃粽子，更增加了包粽子的动力，不管到不端午，电话里总问：“冰箱里的粽子吃上没有，没有了跟我说。”因为包粽子很费事，加上母亲年龄已大，我们总会说：“多着呢，不用包。”岁月流逝，儿子对粽子的喜爱程度有所降低，但我们仍会嘱咐他：“奶奶给你粽子，就高兴地拿着，因为它已经不再是粽子本身了，那里有你长大后才会理解的东西。”当然，我是常吃吃不腻的。

因工作原因，我们小家从青岛迁到了西安。端午节时，西安市场上大多是芦苇叶包的粽子，内容丰富，也方便储存，可我最爱吃的还是榭树叶包的粽子。几经打听到，商洛和我们青岛一样，因产有榭树，也有用榭树叶包粽子的传统，在不同的地区找到同样的习俗，真有一种天涯若比邻的感觉。

随着交通和运输的便利，什么形式、什么内容的粽子，都能买到，想吃总能吃得到，可对于漂泊在外的游子们，更想吃的是小时候的味道，里面有乡情和亲情，还有故土的气息。虽然经常有人说，身在他处，回不去的是故乡，可我心念的还是故乡。在那糯米飘香的方寸之间，包裹着古老的中华传统文化，连接着割舍不断的情愫，孕育着生生不息的力量。

#### 敬告读者

根据国家休假安排，本报6月1日至2日休刊2期，3日起正常出版。休刊期间，陕工网和本报新媒体平台将继续提供新闻资讯，敬请关注。

本报编辑部